




◎ 餐 规 ◎ 团 聚 ◎ 花 园 风 情 ◎

诺曼征服记

The Norman Conquests

[英] 艾伦·艾克伯恩 著
蒲隆 吴静 译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 餐 规 ◎ 团 聚 ◎ 花 园 风 情 ◎

诺曼征服记

The Norman Conquests

[英] 艾伦·艾克伯恩 著
蒲隆 吴静 译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曼征服记/(英)艾可伯恩著;蒲隆,吴静译.—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588-792-0

I. 诺… II. ①艾…②蒲…③吴… III. 喜剧—剧本—英国—现代 IV. I56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7677号

诺曼征服记

[英]艾可伯恩 著
蒲隆 吴静 译

责任编辑:张明钰
封面设计:郝业山

出版发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邮 编:730030

电 话:0931-8773224(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8.5

插 页:2

字 数:210千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书 号:ISBN 978-7-80588-792-0

定 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译者的话



艾伦·艾克伯恩(Alan Ayckbourn,1939—),英国当代著名戏剧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剧院、电台从事戏剧工作。自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已经写了二十多部多幕剧,被译成近三十种文字,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上演。他的作品荣获多种戏剧奖。《诺曼征服记》(三部曲)(The Norman Conquests,A Trilogy of Plays,1974)荣获当年的“旗帜晚报最佳戏剧奖”和“戏剧与演员奖”。“大不列颠杂耍俱乐部”把他选为该年的最佳对剧作家。

批评家认为,艾伦·艾克伯恩是哈罗德·品特以后出现的最杰出的英国戏剧家,《诺曼征服记》则是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演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剧本描写了一个英国有产阶级家族中人们的感情纠葛。身为家族中地位最低下的诺曼,却用开朗、快活的个人魅力把家族中所有女性成员一一征服,使她们愿意抛开体面生活与他私奔。这个貌似闹剧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人生存的空虚和感情的不稳定,具有广泛的喻意,几十年来一直是一部最叫座的喜剧。

承蒙英国企鹅出版社的惠允,这个译本得以出版,供业内人士参阅。希望本书的出版对我国戏剧事业的繁荣有所帮助。



目 录



一 餐规	1
二 团聚	97
三 花园风情	179



餐 规



人物

雷格

萨拉 雷格的妻子

露丝 雷格的妹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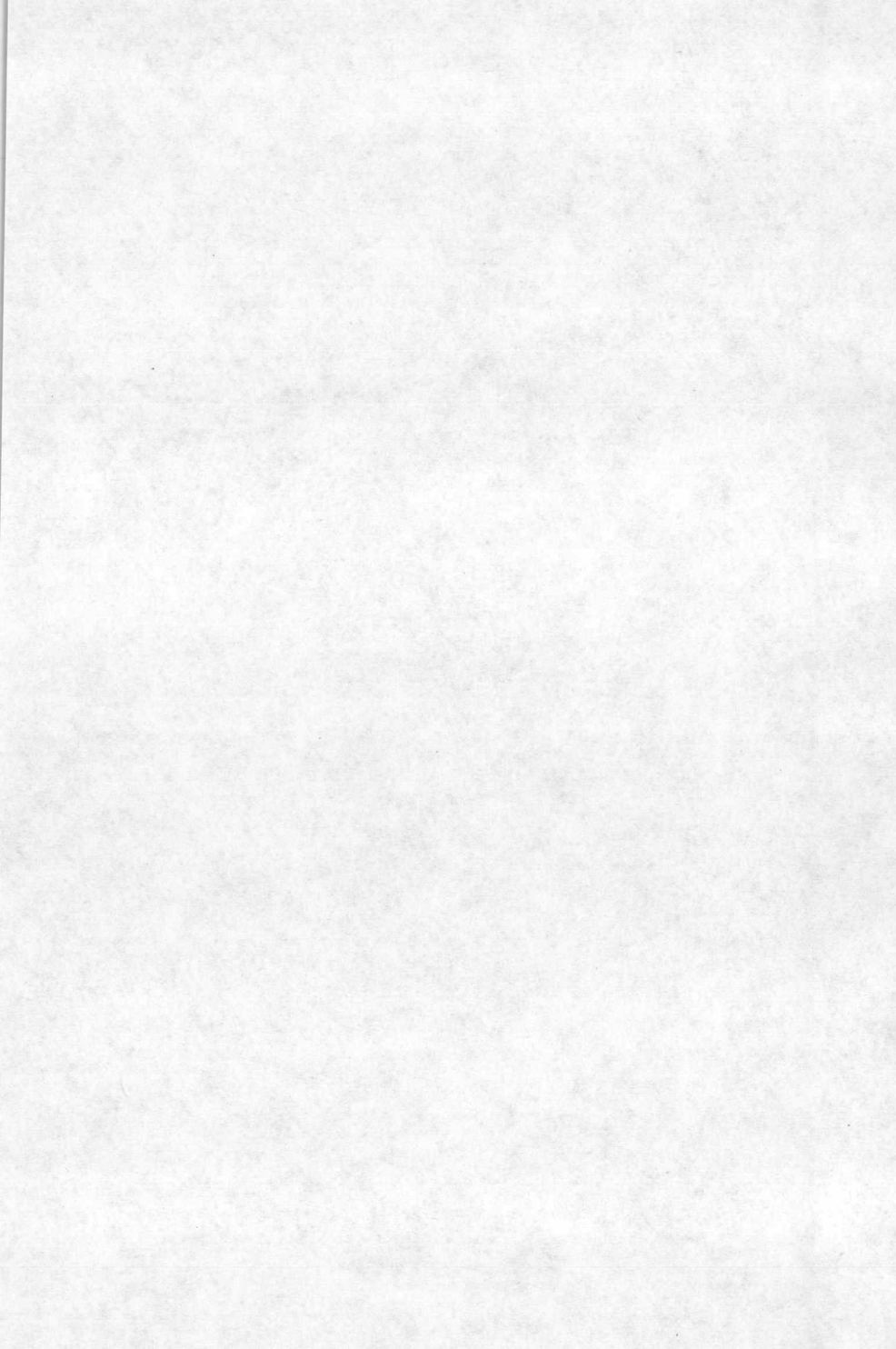
诺曼 露丝的丈夫

安妮 雷格和露丝的妹妹

汤姆

地点 餐室

时间 七月的一个周末



第一幕

第一场

餐室。星期六下午六点。一个明媚的黄昏——阳光从餐室的几扇大窗户里射进来。一张结实的餐桌和四把椅子。一个食器柜。一个窗座，另外还摆着两把直背椅，餐室又大又高，像这幢维多利亚风格的教区牧师住宅式楼房的其余部分一样，急需重新装修。

安妮穿着肥大的羊毛衫、牛仔裤和酒椰纤维拖鞋，端着一花瓶水上。她砰地一声把花瓶往餐桌中央一放，捡起旁边的玫瑰花，随手往花瓶里一扔，最后再连花带瓶子一晃荡，就算把花插好了。她向食器柜走过去，准备摆饭桌，这时候萨拉走了进来。她穿一套轻薄的夏季组合装。她显得上气不接下气。

萨拉 嗨！我们来啦……

安妮 萨拉！

萨拉（拥抱她）安妮妹妹……

安妮 路上挺好吧？

萨拉 还好，还好，是呀，挺不错的。雷格还是老毛病，车子开得太快。不过我们总算来了——啊，到乡下走走可真好啊。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盼着这个周末呢。说是周末，只不过是一天的光景。你想不到我们那座气闷的小屋真把人给憋死了。

安妮 哎,那房子还可以吧。

萨拉 哪一天到那儿去住住看。没有一家像样的商店,没有一座电影院,就连一个美容院也没有——倒是有那么一个鬼地方,可就是臭得没法进去。我给雷格说,看在老天爷的面上,你还是个房产经纪人哩,你总能随便找一个称心的住处,可是到头来,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你真幸运,安妮,你是想象不到的。只不过为了偶尔看见一棵树,还有鸟儿……我还真想念它呢。噢,你怎么样,让我瞧瞧。啊,安妮妹妹,你一点儿也没有变化。你的头发……

安妮 (难为情地摸着她的一头乱发) 我知道……我今儿个还没有梳呢。我今儿早上倒是把它洗了洗。

萨拉 只洗不梳顶什么用。简直是一团乱麻。

安妮 好在谁也没有看见。只有送信的、送奶的、两头奶牛和母亲。

萨拉 还有汤姆呢。

安妮 噢,对了。汤姆。

萨拉 你可不能把汤姆给忘了。母亲怎么样?

安妮 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就是不想起来,已有几个星期了……

萨拉 那你应当叫她起来呀。她需要活动活动。

安妮 威克姆老先生说,假如她不想起来,就随她去好了。

萨拉 威克姆?噢,对了,我从来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长得贼眉鼠眼的。不过,我想他作为一个医生,还说得过去。他肯定比我们的那位强。我是说,这样子治我的背实际上是叫我活受罪。

安妮 你的背?

萨拉 我不是写信告诉过你吗?我肯定是写过信的。我放心不下,所以

给人人都写了信。

安妮 噢,是写过。

萨拉 安妮,我一定要给你买一件新套衫,提醒提醒我。

安妮 我就爱穿这一件。

萨拉 我想你就是……你圣诞节穿的就是这件吧。我们非把它从你身上扒下来不可……嗯,花儿倒是挺可爱……现在给我说说,你要上哪儿去?

安妮 什么时候?

萨拉 问你上哪儿去过周末?

安妮 唔——

萨拉 得啦。别保密了。

安妮 嗯……我原来准备去黑斯廷斯。

萨拉 哟,那好呀!黑斯廷斯太棒啦。我想,我和雷格结婚前一起去过那儿。那里有一家天堂似的小旅馆呢……

安妮 不行了,我去不成黑斯廷斯了。

萨拉 去不成了?

安妮 就是,那里的旅馆全叫人给预订完了。我忘记现在是夏季了。

萨拉 啊,对呀。那你准备去哪儿呀?

安妮 我倒是想上东格林斯台去。

萨拉 东格林斯台?

安妮 对。

萨拉 这倒是别出心裁。你中了什么邪,怎么会选中那个地方?

安妮 呃,这听起来——怪没劲的。

萨拉 可不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在东格林斯台度假。我估计也许有

人会去——可是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安妮 那我就是一个了。

萨拉 可不是。我想我简直要选中东伯恩了。不过……(显示她的衣着)
你喜欢吗?

安妮 高级。

萨拉 刚买下来的时候,就像身上捂了一顶帐篷,可是我叫人改了一下。现在我倒是挺满意的。哎,你把一切全交给我好了,我来接班。只是给我讲讲母亲吃些什么药,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然后你就走。

安妮 我把它写在什么地方来着。我会让你看的。唯一麻烦的就是她的滴剂。

萨拉 那不要紧,万一碰到麻烦,雷格会想办法的。反正楼上楼下主要靠他了。我是说,我也是来度假的呀。她是他的母亲。他可以替她做点儿事情,换换口味嘛。

安妮 他怎么样?

萨拉 雷格吗?(长叹)啊,不错,他还是你知道的那个雷格。我已经想过办法了。老天爷知道我已经想过办法了,但他还是依然如故,你也知道,他毕竟是你的哥哥。有些时候,我想他得了梦游症。我不得不逼他尽心。天知道他是怎么办事的。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卖我的房子的。

安妮 我给你们留了一顿冷餐。

萨拉 哎呀,你不该这样麻烦自己。

安妮 嗯,我知道你不想……

萨拉 你不该这样麻烦的。

安妮 我给你们把饭全留在——

萨拉 你实在不应该这样麻烦。

安妮 ——厨桌上。

萨拉 太好了。

安妮 我正在往这儿摆餐具呢。

萨拉 啊,不用啦。我们用手抓着吃。看在老天爷面上。我们是在度假呀。

安妮 我们有的是刀叉。

萨拉 我们会找到的,不用麻烦了。好啦,请你换换衣服走吧。

安妮 好的。(她迈步朝门走去。)

萨拉 噢。我险些儿给忘了。汤姆怎么样?

安妮 汤姆?哦,挺好。我想。

萨拉 还是老见到他吗?

安妮 是的。在一般情况下他都过来看看。在他不出去给动物看病的时候。其实呀,这会儿他就在这里。那只猫的爪子有点儿毛病。

萨拉 当兽医准是挺有意思的。他不是个正式的大夫,可真有点儿可惜呀。

安妮 他就是个正式大夫。他只不过喜爱动物胜于喜爱人罢了。

萨拉 那倒是出于本心的。

安妮 不见得。他只不过是喜欢动物罢了。不要认为他十分偏爱我们的猫咪,大多数动物他都喜欢。

萨拉 那倒是,他是有点儿——迟钝,是不是?我总发现他有点儿呆头呆脑。兴许是害羞的表现吧。

安妮 不是,我想他也许就是一个呆头呆脑的人。

萨拉 难道他没有——呃——表现出更多的兴趣来。

安妮 对于什么？

萨拉 对于你呀。过圣诞节时，我们认为他突然有了兴趣，留心起你来了。耳朵都竖起来了。

安妮 就像一只杂种狗碰上一只纯种母狗那样。

萨拉 可不是。嗯……

安妮 老实告诉你吧，再别把我们俩往一起扯了。他只不过是在心烦的时候过来转转而已，没别的事儿。

萨拉 要是没有要紧的事，一个人不会像汤姆那样三天两头泡在这里的。你要相信我。你也不要神经过敏，但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安妮 喂，要是他从来不提出要求，或者即便提出来了，又得不到手的话，我不知道他何苦要费那个心呢？

萨拉 安妮！你变得粗鲁到家了。

安妮 啊，你不过是个假正经罢了。

萨拉 不，我不是个假正经。人们可从来没有叫过我假正经，你不能把我叫假正经。这没有一点儿道理，安妮，我是说，我不喜欢说脏话，也不开不三不四的玩笑。我从中找不出什么乐趣来，也感觉不到什么津津有味的东西。可是这并不是假装正经。这是行为正派，和你说的终归有区别吧。

安妮 那是。

萨拉 这些日子我就不要开电视机了。

安妮 不管怎么样，汤姆只不过来转转罢了，几年来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我给他管饭，他坐着出神儿。有时候我们说说话儿。就这么回事儿。

萨拉 那说些什么呀？

安妮 啊，尽是一些扣人心弦的事儿，像厨房的天花板需要再刷一层涂料呀，犬瘟热呀，硬足掌呀，口蹄疫呀，猪囊虫呀。然后，我服侍母亲坐便盆，回去上床睡觉——孤零零一个人——毛焦火燎的。

萨拉 噢。

安妮 再就是数一数那些不请自来地闯进大门的病羊呀。寻找我所知道的可以表示他热恋着我的迹象呀。他或许在闪现五光十色的秘密信号，可我就是没有注意到。不过他的手却从来没有碰过我的膝盖。（沉吟）绝没有这样的事。

萨拉 可是你爱他吗？

安妮 他人倒是——挺好的。我是很喜欢他的。他不在这里时，我有时还想他哪。大概这就说明有那么一点意思。

萨拉 对，你看，我原来倒是希望——我知道是我不好——我原来倒是希望你们俩计划着一起到别的地方去过这个周末呢。

安妮 噢，没有的事。

萨拉 难道你们没有这样的打算？

安妮 （不自在地）没有。压根儿没有想过。

萨拉 你能肯定？

安妮 当然能肯定。

萨拉 你看上去躲躲闪闪的。

安妮 没有的事。老实说，没有。别这样了。

萨拉 别哪样了？

安妮 这样子瞧我。

萨拉 哪样子？

安妮 这样子。别。

萨拉 你撒谎骗人。

安妮 我没有。

萨拉 听着,要是你撒谎骗人,倒是用不着瞒我。我是说,你说我是个假正经,可是我恰恰证明我不是,没有问题吧?开头我就提到这件事。我想这件事真是绝了。我想要是你和汤姆离开这个家,离开母亲和家中的一切——这对你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你们俩都需要这么做。(她吻安妮)十分明智。

安妮 那倒是。

萨拉 痛痛快快玩上一阵子。我真希望我能这样做呢。当然不是和汤姆了,不过我想那正是我们大家常常需要做的事,难道不是吗?在什么地方痛痛快快、无拘无束地过上一个周末。啊,那太激动人心了。你们有这样的机会,我十分高兴。我想最美的事莫过于早晨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醒来,发现一个动人的美男子睡在你身旁,你——你搞到一个双人房间了吗?

安妮 问题比这还要复杂呢。

萨拉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还没有搞到一个双人房间?

安妮 没有,只是……

萨拉 什么?你没有怀孕吧?

安妮 没有。

萨拉 啊,啊,谢天谢地。

安妮 没有,只是——哦,天哪,我不想告诉你。

萨拉 告诉我什么?

安妮 说不出口来的事情。你肯定要听?